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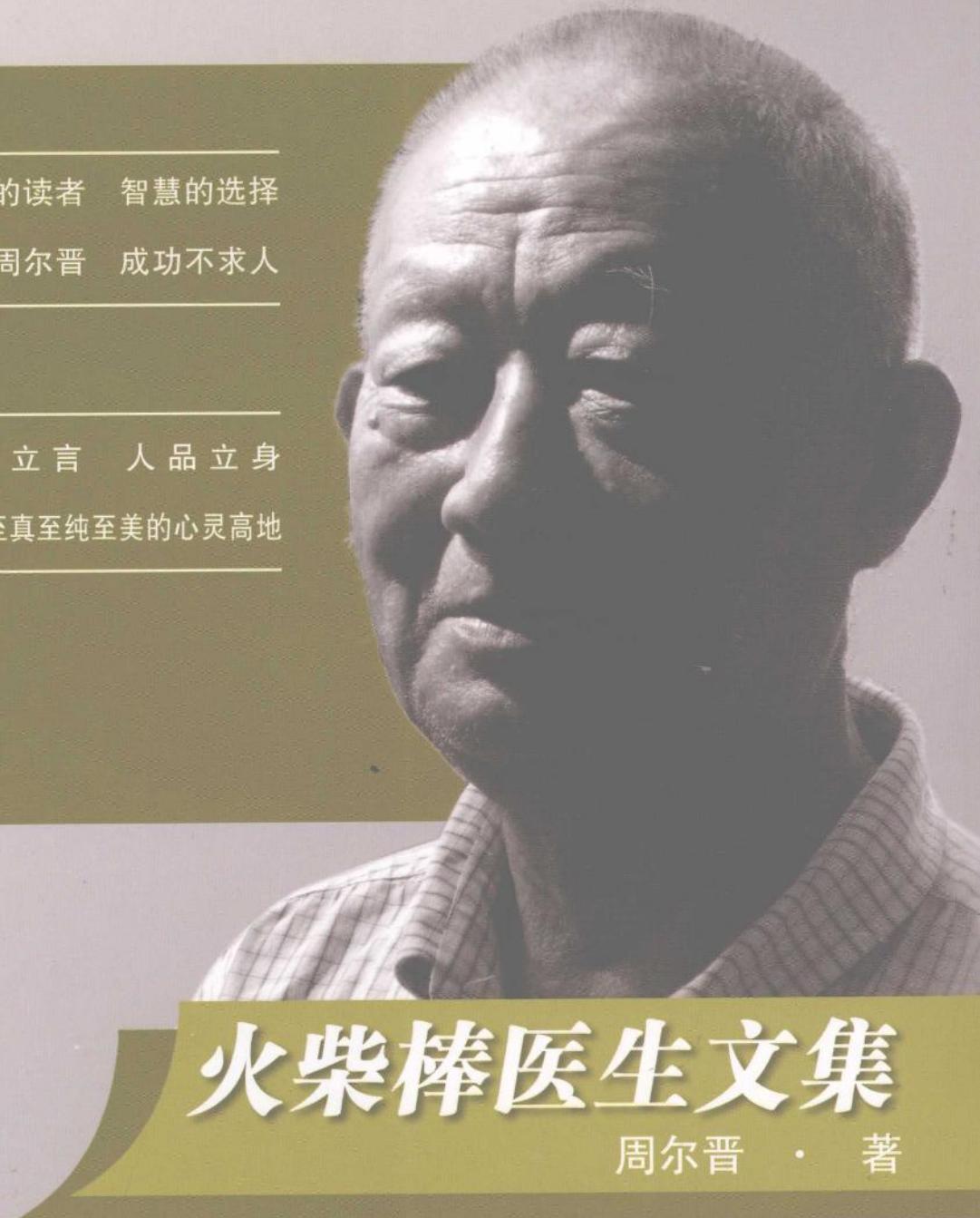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聪明的读者 智慧的选择

握手周尔晋 成功不求人

文品立言 人品立身

打造至真至纯至美的心灵高地



# 火柴棒医生文集

周尔晋 · 著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火柴棒医生文集/周尔晋著· 合肥: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2009.4

ISBN 978 - 7 - 81093 - 676 - 7

I. 火… II. 周… III. 周尔晋—文集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1320 号

## **火柴棒医生文集**

**周尔晋 著**

**责任编辑 疏利民**

**特约编辑 章玉政**

**特约校对 夏 珊 姜 娜**

---

**出版**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**版 次**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**地 址**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

**印 次**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**邮 编** 230009

**开 本**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**电 话** 总编室:0551—2903038

**印 张** 20 **插 页** 0.75 印张

发行部:0551—2903198

**字 数** 259 千字

**网 址** www.hfutpress.com.cn

**印 刷** 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**E-mail** press@hfutpress.com.cn

**发 行** 全国新华书店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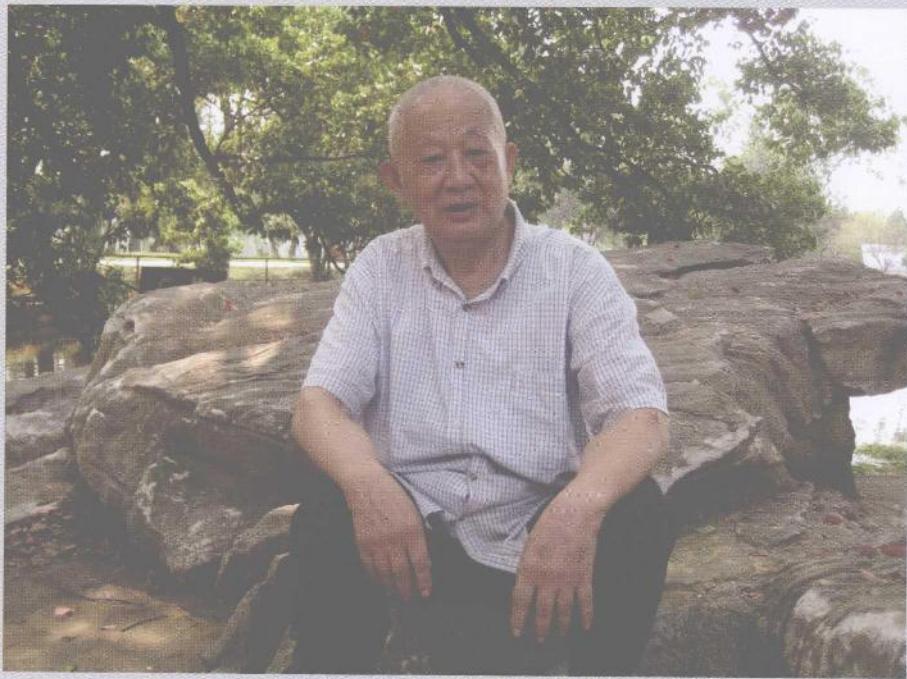
ISBN 978 - 7 - 81093 - 676 - 7

**定 价:** 30.00 元

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

我与总编面对面



从容闲雅度平生



感谢×形,感谢周老,让我们相识相知。



我们都是武汉人,我为×形尽全力。



我们和“国际友人”在一起,张智翔(中),新加坡人。



我不认真谁认真?!



我向老友展新作



人体×形平衡法全国首届研讨会合影留念



我叫宣宾，我给读友说×形。



我学×形成“明星”

我代表广大读者向  
周老致敬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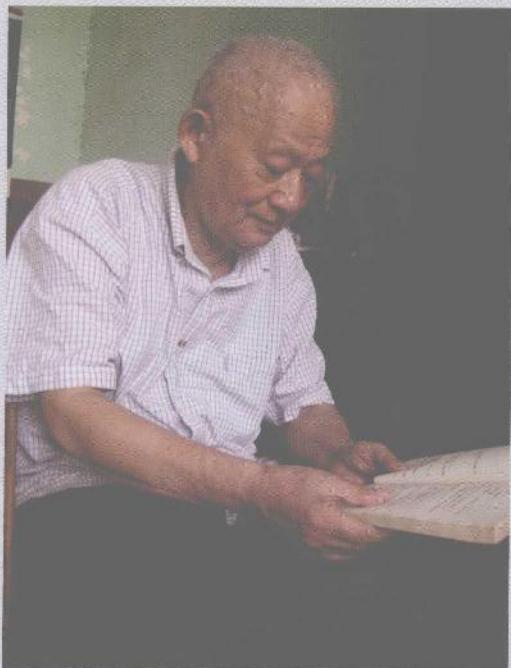


周老的×形事业是鲜  
花般火红的事业！



依依惜别总关情！





我读书，我快乐！



我是×形的受益者！



读者喜讯听不够！



周老来了，我也来了！



我们和周老在一起



我给周老来捧场！



我向读友报喜讯！



同台讲座竞风流！

## 代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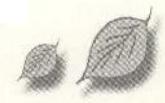
# 周尔晋其人其事

● 马丽春

周尔晋这个名字，如今已为本报大多数读者所知晓。有人说他是医生，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，周尔晋本来是个记者，是安徽的一位老报人。

### “发现”周尔晋

“发现”周尔晋的故事说来话长。1998年开始，笔者编辑本报《人生百味》版面，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稿件，其中有一位作者的稿件渐渐引起了我们的重视。这位来自安庆的名叫周尔晋的作者，几乎每隔几天就要寄一篇稿件过来，不管用不用，照写不误也照寄不误。这就引起了我们的好奇。很少有作者写稿这么频繁的，看稿件的内容，大都很有“肉”，很少无病呻吟之作。这位老先生在来稿中说，写稿在他就是一种人生的“功课”，他不在乎稿费，也不在乎文章能不能发表。不久后，他不但写散文，还写起了科普文章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普，而是写他亲历的治病经验。看他写的稿件，连白血病人都有治好的，让人既感新奇又有疑虑。在经过认真考虑后，笔者尝试性地在本报的《健康之道》版发了一篇用火柴棒压耳穴治疗心肌炎的



文章，写的是用此法治好他自己女儿心肌炎的经过，文章有理有据，很有特点。此后他又寄了几篇来，写的东西更“奇”了，笔者担心此类文章发出去一旦有差错，影响甚大，遂把稿子暂时压了下来。

1999年末，本报向广大读者征求意见，其中读者束宝莲的来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。束宝莲是合肥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生，她在来信中赞扬周尔晋治心肌炎的文章让她一位亲戚治好了心肌炎，而她这位亲戚原本患有严重的心肌炎，经多位专家治疗未能治好，不料，采用周尔晋的“火柴棒压耳穴法”竟让她的症状很快得以改善。这位专业读者的来信让笔者开始对周尔晋刮目相看。不久，周尔晋写了一篇介绍自己从医经历的来稿，详细介绍了其医学知识的来历，从此，在本报的保健版面上，周尔晋的文章开始频频亮相。

周尔晋到底何许人也？不少读者有疑问，笔者也有疑问，于是有了不久后的安庆之行。第一次见到周尔晋，便觉得这是位少有的智慧老人。家里十分朴素，甚至可以说是寒碜，旧家具，旧房子，水泥地。但与周尔晋一交谈，便发觉周尔晋人生经历十分丰富，而且人生见解十分深刻。

### 书生不得已从了医

周尔晋是太湖县赵河乡花屋村人。今年整70岁。他幼时即遭父亲遗弃，是母亲独自将他养大，因此母子感情十分深厚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周尔晋仍在多篇散文中深情地怀念着他的母亲。周尔晋从小顽皮，11岁小学毕业后，考初师落榜。母亲为教育他，让他当了牧驴倌。两年的牧驴生涯让生性调皮捣蛋的周尔晋幡然醒悟，终于有了强烈的读书念头。一年后，在二哥

的帮助下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太湖县立初师。在校期间，他又以一篇《龙山游记》名扬全校，被师生誉为“神童”。

1949年2月，周尔晋以白沙中学图书员的身份参加刘邓大军创办的安徽公校，4月由桂林栖介绍到新华社安徽分社工作，随后分配在新华社宿县支社。半年后，支社撤销，他被转到拂晓报社工作，在该社任通联干事，分管五河、萧县两县的通联工作。1950年初，拂晓报社撤销，全班人马调入《皖北大众报》，周尔晋任该报的农村组编辑。1953年春，他到涡阳县纪伦砦乡采访，驻点6个月。这是周尔晋报人生涯中最辉煌的岁月。半年期间，周尔晋采写稿件91篇，见报89篇，其中不少稿件受到报社表彰。在编辑工作中，他因完成任务与消灭差错成绩良好，多次受到表彰，一度被列为入党对象，但因其父亲被管制未通过。

1955年底，周尔晋调入省委农村工作部《农村工作》杂志。那段时间，周尔晋特别忙，也特别充实，日夜加班，写稿编稿，忙得一身是劲。1957年鸣放中，因桂林栖、张世荣在《安徽日报》上发表文章《无为县双季稻减产的教训》，引发书生意气的周尔晋在座谈会上提出：无为县双季稻减产的责任不能全推在无为县委身上，省委也有责任。此言一出，他遂被划成“右派”。周尔晋是当时安徽省委机关被划成“右派”的第一人。当时，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正怀着孕。

成为右派，是周尔晋人生的一大转折。1958年5月，周尔晋被“发配”到淮南农场改造。因在农场改造期间表现出色，1960年12月他被摘掉右派帽子。1962年，周尔晋曾到合肥接受甄别，但平反未成，仅行政上恢复三级待遇。好在两年后他终于将妻子调到了淮南。妻贤子慧，一家子倒也贫困中充满温馨。

这时，书生周尔晋遂转向写诗，很想能在诗歌上有所发展。1965年，他写了一首百行长诗《红灯》寄往人民日报社。《人民日报》准备刊用，遂去函周尔晋单位了解其“政治面貌”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此首长诗“胎死腹中”，这个打击对周尔晋是残酷的。仿佛生活中唯一一点亮光也消失了，人生还有什么意义！

在此期间，周尔晋已一身是病：膝关节炎、浮肿病、腰椎间盘突出症、胃溃疡、慢性肠炎、乳糜尿、失眠、肩周炎、慢性气管炎等。因从文已无望，周尔晋不得已而弃文从医。

### 弃文从医名声大振

周尔晋弃文从医是有一定基础的。他的祖父是乡村中医，在当地很有名望。周尔晋从小就经常躲在阁楼里读祖父留下的医书。

说起来，弃文从医并非没有先例，古代有不少大中医家，也是半路改行的。起初从医的周尔晋绝不是想成个什么医家，他只想把困扰自己多年的疾病治好。一个“摘帽右派”又一身是病，找医院都不那么容易，没办法，干脆自己来。

弃文从医仅凭有一点点医学基础是不够的，于是周尔晋开始自学起中医来。他看得最多的是中医经典著作《黄帝内经》。看了一段时间的医书后，他就开始“活学活用”了。第一次扎针，扎足三里穴，他竟花了2个多小时。但一旦有了第一次，以后再扎起针来，就少了犹疑与恐惧，多了决绝与勇敢。他说自己当时扎针的劲头是疯狂而可怕的，除了扎体针、还扎耳针、手针、面针、鼻针、脚针，在身上扎了有几十万次，也许称得上是中国人自我扎针之最了。就这样，经过十余年的摸索，他竟然将自己身上的所有疾病都治好了。

文革中，周尔晋遭到批斗，但他从未放弃过医学研究。这段时间他大量采用指压体穴法，以减轻针灸的痛苦。1970年，周尔晋被下放到定远县仓镇公社，开始义务为人治病。一次，一位农妇的左食指被刀砍伤，伤口感染肿胀，整个食指不能弯曲，手背也肿如馒头状。周尔晋根据他研究的人体平衡理论，在其右脚趾相对应部位扎了一针，结果针刺时，农妇便觉伤口处似有微风吹来，凉飕飕的，次日伤指肿胀全消，已能弯曲。这神奇的疗效让他对人体这个神秘的生理领域大吃一惊，他对自己所钻研的理论也从此有了很大的信心。

让周尔晋名声大振的一例，是他在20天时间里，用耳针把在地上爬行14年之久的下马公社18岁的少女苏新秀治好了。这消息像风一样迅速在当地传开，男女老少病人全部涌过来找周尔晋治疗。那半年时间里，每天病人都排着长长的队伍候在他家的外面，还有人维持秩序，构成一幅特别的乡村景观。那时他平均每天要看200人，常常是同时在这个人身上扎几针，再到那个人身上扎几针。他的丰富实践就是在那种农村普遍缺医少药的非常时期锻炼而成的。由于外地农民大量涌入，他驻点的村庄每家每户都安排了两个病人吃住。半年过后，这势头还不减，当地农民害怕了，这么多人过来，不说别的，光安排人吃住就不得了，本地的粮食都给吃空了，地里的花生等农作物也被外地来的病人拔了不少。为避免大量病人的涌入，周尔晋就改了法子，不再在哪个公社哪个村庄驻点，而是哪里有病人，他就到哪里，这样各个公社各个村庄到处转，颇有点像巡回医疗的模样。

用针灸治了很多病人后，周尔晋发现针灸还是有一些缺点，比如有的病人会晕针，而且针灸毕竟多少有一点不方便，他便琢磨用什么又方便又有疗效的办法来替代。一个偶然的机会到

来了！1973年，周尔晋用火柴棒压耳穴，为一个习惯性流产的孕妇治好了顽固的菌痢。他之所以改用火柴棒压耳穴，是因为学医不久，他就研究起《黄帝内经》中的“缪刺论”，其中“上、下、左、右”四个字，给了他不少启发。他想，正常人体是阴阳平衡气血调和的，如果哪一处有病，是不是可以在相应的部位反映出来呢？而且人体这个相应点是不是体现出上下左右交叉的原理呢？从此，他开始用火柴棒压耳穴为自己与他人治病长达27年之久。大量的实践证明，他的这种分析是正确的，人体的确有“低沉点”和“高升点”，而耳穴乃是人体“高升点”最集中最敏感最有效的部位，压耳穴是最有潜力最有发展前途的办法。他把这个理论称为“X形疗法”，还用此法治疗了形形色色的大量病人。

### 多舛人生 充实晚年

1976年，因身怀一技之长，周尔晋得以从定远县顺利调入安庆市；1978年，其妻从淮南市调入，从此夫妻团圆。1979年，周尔晋得到平反；1980年，周尔晋重返新闻队伍，调入了安庆日报社，因工作努力，曾连续3年被评为市级先进工作者；也是这一年，他和妻子在安庆有了自己的“窝”，夫妻俩倍加珍惜。但不久后，不幸之神又光临了。1982年，其妻被发现得了乳腺癌，且一发现即为晚期。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是妻子给他以力量，而如今好日子才开始，妻子又得了恶病。周尔晋的心情悲伤沮丧到了极点。妻子生病期间，周尔晋尽了一个丈夫能尽到的所有力量。他曾8天8夜不眠不休，照顾手术后的妻子；在妻子住院治疗将近半年期间，他一刻也没有离开妻子，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。